

公民丛书

身份认同的困境

LES IDENTITÉS DIFFICILES

〔法〕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著
(Alfred Grosser)

王 鲲/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公民丛书

C912.1
G278

身份认同的困境

LES IDENTITÉS DIFFICILES

[法] 阿尔弗雷德·格罗塞 / 著
(Alfred Grosser)

王 鲲 / 译



C912.1
G278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份认同的困境/[法]格罗塞著;王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
(公民丛书)
ISBN 978-7-5097-1228-3

I. ①身… II. ①格… ②王… III. ①个人社会学—研究
IV. ①C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4879号

·公民丛书·主编/许铁兵

身份认同的困境

著者/[法]阿尔弗雷德·格罗塞
译者/王鲲

出版人/谢寿光
总编辑/邹东涛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网址/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010)59367077
责任部门/编译中心(010)59367139
电子信箱/bianyibu@ssap.cn
项目负责人/祝得彬
责任编辑/高明秀
责任校对/邓晓春
责任印制/董然 蔡静 米扬

总经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59367080 59367097
经销/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排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3.75
字数/80千字
版次/2010年2月第1版
印次/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1228-3
著作权合同/图字01-2008-4889号
登记号
定价/1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lfred Grosser

LES IDENTITÉS DIFFICILES

© 2007. PRESSE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本书中文版根据法国巴黎政治学院 2007 年法文版译出

出版说明

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创办于1872年，是法国乃至拉丁世界的政治家摇篮。一个半世纪以来，从这里不仅走出了大量的政治领袖，而且还有众多的商界精英，遍布欧洲和全球法语国家。

巴黎政治学院同时也是法国乃至欧洲最知名的人文社科研究机构，在国际上拥有广泛的影响，一直名列世界最优秀的学术机构行列之中，特别是在历史研究、国际事务、比较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正式推出了《公民丛书》，采取小开本的格式，一般为120~140页。由于可读性强，学究味淡，结构紧凑，观点新颖，简明扼要，涉猎面广，这套袖珍丛书在欧洲获得了相当成功，部分丛书已被译为其他欧洲语言。

目前，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已推出的《公民丛书》约40余种，每年正常情况下推出3~5本。

《公民丛书》具有几个特点：

· 作者均是研究相关议题的专家，另有长篇专著，每本袖珍书基本上都是作者就此议题之见解的缩写版；

· 作者群具有相当的国际性，来自多个国家，以拉丁世界学者居多，是用法语原创写作；

· 就议题而言，国际视野宽广，选题紧扣时政主题，尤为关注跨国事务和非国家行为体，落脚点放在全球治理层面上；

· 多视角、跨学科，研究对象更加关注当前带有前瞻性和趋势性的全球议题；

· 一般而言，作者多少有意或无意与法国乃至西方世界左右翼长期对立下形成的意识形态对抗性话语结构保持一定距离；

· 《公民丛书》的对象是“未来的世界公民”，在叙述议题和展开诠释方面更着眼于全球关联性，而不是国别中心观。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中法两国学者和出版社编辑一起，精心挑选了《公民丛书》第一辑共九本，此次集中推出。中文版仍沿用原丛书名称（*La Bibliothèque du citoyen*），并经过长时间推敲，确定为现在这种开本，为的是让中文读者在轻松的心境中慢慢品味这套久负盛名的丛书所展现的图景。

编者

2009年11月

于出版前夕



第二版序言



PRÉFACE À LA 2^e ÉDITION

多米尼克·什纳贝尔 (Dominique Schnapper) 在他杰出的评论文集《社会学的理解》(*La Compréhension sociologique*) 当中回应了皮埃尔·布迪厄高傲的断言, 该书结尾引用了这一断言: “现代社会不是由相互层叠、边界清晰的群体构成, 而是由同时具有多角色、多参照标的个体组成。根据社会条件和历史情境, 他们根据自身个体或集体的以往经历来选择参照和身份认同的不同形式……现代社会建立在人们的流动之上, 建立在他们忠诚或背叛的多元性之上, 建立在他们身份的多元性之上。”不幸的是, 在当今世界, 最近几年我们看到了身份缩减趋势的变迁。身具多元属性的男性和女性退缩到某一个身份当中, 这种身份有的是外部因素强加的, 有的是由排他性归属感激增造成的。

无论是主动追求还是被迫塑造, 有限制的身份认同几乎总是建立在一种对“集体记忆”的呼唤之上。而这仅仅是把一种传递 (*untransmis*) 变为了一种获得 (*unacquis*) (参见本书第二章)。但是, 对于过去历史的简化, 无论是简化成集体痛苦

还是抹消消极方面，都使得面对着具有同一属性的男性和女性或者面对着其他群体成员的某种诉求变得合理。是的，应当在法国都市人的“集体记忆”当中讲述曾经实施过的贩卖奴隶的历史，无论是贩卖黑奴（先是南特，而后是波尔多，这两个法国城市都开始意识到自身的财富是建立在贩奴贸易的基础之上的），还是强制劳役制度。又有谁会知道，来自法属殖民地科特迪瓦的议员菲利·乌弗埃-布瓦尼（Félix Houphouët-Boigny）仅仅在法国解放后一年，即1946年4月11日的国民议会上就曾经发表过讲话，争取通过法律来废止这种形式的奴隶制度，他这样说道：“必须目睹这些面容枯槁、筋疲力尽、伤痕累累的工人……必须看到那些沉默无语走在通往工地路上的男人、女人、女孩之群体……必须亲眼所见那些现代人贩子像关动物一样把这些黑奴关在货舱里……”而法国学校的课本上根本回避这一点。

然而，仅仅因此就从一种对过去简约化的视角来提出要求平等地位、平等待遇的合理诉求，这种理由充分吗？拒绝这样的视角都是有罪的吗？奥利维耶·佩特雷-格罗努约（Olivier Pétré-Grenouilleau）因为曾经在《贩卖黑奴——通观历史评论》当中指出过，不只是欧洲人，也有黑人参与了贩奴，就被指为宣扬种族主义。而像加斯东·凯勒曼（Gaston Kelman）那样，在《我是黑人，可我不爱吃木薯》一文中，引用人们常说的：“我不是非人对待我们父辈之奴隶制下的奴隶”，或者说“身份不是根，乃是果实”，这样不是更好吗？同样，把犹太人的记忆简缩为对犹太大屠杀的记忆，把以色列的身份简化为这种记忆，这种做法的后果会有两点不妥：所有对以色列政治的批评被指控为反犹主义，同时也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的苦

痛。从那种排他性记忆中所产生出来的过度敏感也会导致过于倾向自我身份定义。伊格纳兹·布比兹（Ignaz Bubis）曾经长期担任德国犹太教委员会主席，正如他在回忆录书名中所示，愿意做一名“信仰犹太教的德国公民”。而他的后继者更多地作为“德国犹太人”发言，之后的表述更是变为“身处德国的犹太人”。

教皇伯努瓦十六世作出了反向的出格举动。他在2006年9月“拉提斯堡”（Ratisbonne）的演讲中曾用抨击性的语调谈到了以伊斯兰教名义进行的暴力行为。而对数世纪以来天主教会应负责任的酷刑、屠杀、十字军东征、宗教排斥等行为只字未提。实际上，一直拖延到梵蒂冈第二次主教会议和1965年12月7日的《宗教自由宣言》（*Dignitatis humanae*），天主教廷才开始控诉所有在宗教事务中的强制和限制行为。要是当时教皇说“我希望伊斯兰教会也通过同样的文件”，就完全不会有抗议行为。但是，要求人们在天主教上帝身上看到欧洲人共同的精神源泉之时，也恰恰是这段负面历史被人们遗忘或抹去之际。《福音书》的确是这种道德的源泉之一，但是，无论有无宗教信仰，都要具备宽容、尊重人的概念，但它绝不会诞生于对阿尔比人的宗教征服途中，或是逃离西班牙强制改宗令的犹太人的逃亡路上，抑或在法国龙骑兵砍在新教徒身上的刀斧中及废除《南特敕令》的恐惧中。

过去之历史，无论是否被承认，都在目前诸多身份认同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目前，在爱沙尼亚和俄罗斯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紧张关系，它伴随着红军荣耀地位的变迁而产生，直接来自爱沙尼亚对过去的记忆。1945年，这个国家从一种压迫中被解放出来，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压迫。而在弗拉基米尔·普

京执政的俄罗斯，对斯大林时期的历史则纯粹而简单地闭口不提。苏联士兵就是解放军，而波兰政府胆敢说出“卡廷”（Katyn）这样的词，自然立刻遭到“收拾”。（但是，当居住在该国长达 3/4 个世纪的俄罗斯族群遭到排斥时，一个爱沙尼亚国民或一个立陶宛国民又该是什么呢？）同样，今天的法国共产党没有抛弃作为自我身份认同因素过去，但是它却固执地拒绝对其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成员所作出的屈从、放弃和屈辱进行反省。

人们可以强加身份认同，导致新的冲突。对前南斯拉夫的冲突问题，欧盟的政策就曾经并始终是这样。阿尔巴尼亚族主导的科索沃独立就是基于一个错误的纯粹族群国家的想法之上，特别是它认为族群性应当建立起一个政治身份。当然，还有其他完全不是流血型的破坏。在纪念弗利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作家，《欢乐颂》的作者）逝世 200 周年的活动当中，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霍斯特·科勒（Horst Köhler）在其精彩的演讲中，慨叹在今日文化传播中导演对文化的破坏。莫扎特或莫里哀的作品在遭到篡改、肢解、改编和故意曲解之后，还留下了什么呢？如果说海报上还写着“根据莫扎特”或者“根据莫里哀”的作品改编，他们作品的身份早已被否认，文化记忆的传播由此遭到了破坏。

学者让-诺埃尔·雅讷内（Jean-Noël Jeanneney）将一部描述欧洲民族刻板形象的集体作品叫做《一个错误想法是一个真正事实》是有道理的，这对身份认同来说尤其如此。历史学家们在摆脱自身之身份的努力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一个出色的关于法兰克人历史的展览在德国的曼海姆城首先展出，但很遗憾，这个展览在巴黎被缩小了规模。它把维钦托利（Vercingétorix）

和阿米尼乌斯 (Arminius) 两个人面对面摆放，^① 这两个历史人物都被各种书籍和教材的沙文主义蠢话盖满了背后。一个更加符合历史事实的观点，特别是关于对敌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并不一定是历史学家创造的。政治行动和艺术作品都可能导致认知的改变，或至少让人们意识到变化的发生。德法两国领袖赫尔穆特·科尔和弗朗索瓦·密特朗在杜奥蒙墓地 (l'ossuaire de Douaumont) 的握手将凡尔登大主教的意图彰显无遗，该主教将敌对双方士兵的遗骸混合埋葬，并建造起一个纪念碑，意在表达战壕中的苦痛是一样的，敌对双方的人道性受到了同样的伤害。但是，由于解释不足，这种象征性动作可能不能够影响人的意识。后来，为了纪念《爱丽舍条约》的签订，2004年1月特地在凡尔赛宫举行了德法两国议会共同会议，在某种意义上抹平了对两次耻辱的纪念，一次是法国人在1870年，一次是德国人在1919年。

本书指出，身份认同的传递也通过媒体来实现。10多年以来，报刊和广播电视经常扭曲过去和现在的事实，其目的在于加强读者、听众和观众的归属感。从那时起，互联网的使用大大改变了局面，有利亦有弊。人们能够获得更多元的信息来源，进入身份各异的网站，从而大大增加了每个网民对自我、对自身归属和对自身身份反省的空间。与此同时，存在着许多谁都在各种题材上任意发表的真假难辨的事实。特别是在网上其内容可以随意由任何人匿名更改的“百科全书”，第一两次可能

① 维钦托利 (Vercingétorix)：罗马帝国扩张时期，高卢阿尔文 (Arverni) 部落首领；阿米尼乌斯 (Arminius, 拉丁语)：罗马帝国扩张时期，日耳曼切鲁西部落 (Cherusci) 首领，又译阿明、赫尔曼、海尔曼 (Hermann, 日耳曼语)。——译者注

往往叙述未必准确的事实，旨在挑起仇恨，甚至激发暴力。特别是第二代网站的问世（Myspace 或 Youtube），便利和强化了个人身份或社群身份的自我封闭，这有可能带来的风险是人们只是有选择地阅读类似的内容，从而排斥其他多元和不同的观点……身份概念所引出的困难绝对不能通过这条道路得到解决。

阿尔弗雷德·格罗塞（Alfred Grosser）

2007年6月



引 言

我们将谈论什么？



Introduction

DE QUOI PARLE-T-ON?

在皮埃尔·德伯什（Pierre Debauche）所著的题目具有高加索风格的戏剧《吊灯下雄性苍蝇的新婚飞行》（*Le vol nuptial des mouches mâles sous les lustres*）当中，其中一段人物台词如下。

贝蒂都：这是什么世事！

梅维耶：还没别的选择！

玛丽：就你所知的千分之一事实，你拿那些自信有理的人怎么办？“他们自认有理，他们有归属、有部落、有宗教、有身份，一顿早饭就干掉三个信条。”

梅维耶：他们自我安慰，但是，为了让地球幸存下来，需要好多人来发挥智慧，而不是操心身份的事儿！

这本小册子并不完全朝这个方向去。它更多的是把智慧应用于身份问题。智慧，怎么说？就是让人正确思考的工具。什么叫“正确思考”？这个说法有两层意思，它们在理解社会中